



话渔·画渔 (77)

## 柴钩

文/刘春龙 图/李劲松

渔事伴水而生,渔法因鱼而异。虽说多数渔具,尤其是大型网具,捕获对象很杂,但总有一些渔具专门针对某些特定的鱼,比如小时候见过的一种叫柴钩的钓具,印象中似乎就是用来捕获鳊鱼的。

鳊鱼,家乡称之为毛鱼,属于洄游性鱼类,一生洄游于江河淡水和海洋咸水之间。春天,小鳊鱼从大海游入内河生长;秋天,成年鳊鱼又从内河顺流而下,游回出生地繁殖。鳊鱼是纯肉食性鱼类,在淡水水域,主要捕食小鱼、虾儿、水生昆虫等,白天潜栖于江河湖泊的洞穴、沟坎、水草丛中,夜晚出来觅食。

渔人根据鳊鱼昼伏夜出、喜暗怕光的习性,发明了柴钩。柴钩,望文生义,该是跟“柴”有关吧?还真说准了,这柴钩的钓竿就是芦苇做的。就地取材,选结实的芦苇,截成一百二十公分长的一根,这就是钓竿了。剪一米长些的尼龙线,扣上一种钩身较直的鱼钩,渔人也叫它“毛鱼钩”。把钓线系在钓竿根部二十公分处,钓钩倾向另一端,钩尖套入芦管中。这一“套”,貌似随手之作,实属刻意而为,完全是为了方便收钩放钩,不致钓线凌乱。这样,一把柴钩就算做好了。渔人做多少把柴钩,并没有限定,凭各自需要,少的两三百把,多的五六百把。

张柴钩的季节,从清明一直到深秋。一般是在傍晚,渔人可以撑船去,也可沿着河边走。不管哪种方式,有一样可别忘了,要带上诱饵,也就是活的小鱼,鲫鱼罗汉儿。哪些地方有毛鱼,哪些地方没有毛鱼,渔人

一看便知。船行至作业水域,渔人拿过一把柴钩,把钩从芦管中拔出,捞起一条小鱼,将钩从鱼的尾部穿到头部,这叫“挽钩”。钩挽好了,抛入水中,钓竿插在岸边。记着要将扣钓线的一端朝下,因为上钩的毛鱼力量很“冲”,不然会把钓竿拖走的。

收柴钩则是在第二天早上了。渔人顺着张钩的线路,一把把将钩收起。毛鱼一般“吃”钩很深,那就要把钩剪掉,下次张时再扣上新的。没张着毛鱼的,把残饵退了,将钩套入芦管,留待下次再用。有的毛鱼上钩后钻入洞穴死活不出来,这就要靠你的耐力了,慢慢拽住不动,千万别性急着猛“撬”,那样毛鱼就会脱钩的。也有的毛鱼上钩后死缠在水草丛中,随你怎么拽都拽不出来,这时渔人就会用一种叫“鱼镣”的工具,伸到水草根部,连鱼带草一块儿扒上来。这鱼镣,两个叉齿,像鸡鸡头的形状,装在竹柄上,类似于鱼叉。据说,鱼镣起初就是专捕毛鱼的工具,可惜已经失传了。常言道,凡事不可绝对。张柴钩所获,并非清一色的毛鱼,偶尔也会碰上几条鲇鱼、昂嗤。

有些年看不到张柴钩了,原因很简单,鳊鱼洄游通道受阻,野生鳊鱼近乎绝迹。加之

鳊鱼人工繁殖技术未有突破,由此带来鳊苗价格飞涨。每年一至四月,成千上万艘渔船聚集长江入海口,追逐洄游的鳊苗,张网捕捞。像缝被针大小的鳊苗,一条都值几块钱,最高年份卖过十八元,鳊苗成了“软黄金”。过去鳊鱼特多,抛去自然因素,还得归功于渔业部门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一到季节,渔业部门就组织专人捞取鳊苗,然后回来放流。现在当然不行,放不起了。



爷爷王天庆,是东乡有名的木匠。

1947年的一天,一支国民党部队打了败仗,伤亡较大,他们气势汹汹地派兵来到爷爷的棺材铺,强行抢走了好几口棺材。这些棺材可是爷爷的全部家底儿!爷爷刚要跟他们理论,就被一名国民党士兵的枪托砸倒在地。

棺材铺倒闭后,受伤的爷爷没有一蹶不振。十多天后,他重新拾起锯、凿、斧等工具,继续做木工活挣些钱养家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末,遇到自然灾害,爷爷拼尽全力换一点粮食勉强让整家人不挨饿。因为爷爷、奶奶共同的辛苦付出,我们这个大家庭终于熬过了至暗时刻。奶奶去世时,爷爷老泪纵横,从木匠屋里抬出那口给自己准备的棺材,安葬了奶奶。

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,家长一般是舍不得给孩子买玩具的。有一天,爷爷对我说:“走!我给你做把手枪!”进了木匠房,爷爷在木料堆中选了一块木板,一会儿锯,一会儿削,一刻儿工夫,一只木制驳壳枪便成了型。爷爷用砂纸将木枪棱角打磨光滑,在枪托尾部打眼系上一块红布,将木枪递给我:“有枪的人要勇敢呀。”

每年夏季农闲的时候,生产队的农用木船都拖到岸上进行维修和养护。离工地很远处就看到用帆布搭的帐篷,帐篷下大大小小的木船反扣在木板搭起的架子之上。到了近处就听见木匠有节奏的给船缝打麻的“叮叮咚咚”声音。爷爷平时对徒弟很严厉。他常说:“打麻如果不实、不紧,松、空,船下水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漏水,就会影响生产队干活。”

纵然腰缠万贯,不如一技在身。在那个年代,为了生活,很多不再读书的年轻人选择学木工。爷爷收徒,更倾向于穷苦人家。小周是大丰人,父亲身体残疾,家境贫寒。爷爷主动收小周为徒,没收他一分钱学费,还免费提供食宿。小周感激在心,发奋刻苦,很快学成了手艺。

此后,爷爷由于年事已高,也不再带徒了。但他热情不减,村里谁家的桌子椅子“缺胳膊少腿”了,只要请到爷爷,他总是及时帮助修好。寒暑假,他主动为村里的学校义务修理破桌凳,让孩子们有好的桌凳学习。

八十岁之后,爷爷身体每况愈下。安排他到大城市医院治疗,他摇摇头说:“老毛病,没事,我自己有数。”不多久,爷爷输液都出现了困难,在场的家人都流下眼泪……

岁月如梭人易老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如今,我也做了爷爷。勤劳善良的爷爷用他的方式爱我们。我也会接过爱的接力棒,努力把这种爱传递下去。



## 我那做木匠的爷爷

□章祥远



## 杆秤的故事

□陈明干

在乡间,大杆秤简称大秤,小杆秤叫小秤。大秤秤杆长、秤砣重,小秤则相反。使用杆秤,均以市斤算,大秤可称一百斤以上的实物,小秤只称几斤、几十斤的实物。秤杆上有两排晶亮的秤星,每颗代表一定斤两,上面一排代表“头号”,称的重量多;侧面一排代表“二号”,称的重量少。称头号时用头号提绳,称二号时用二号提绳。秤钩钩着实物,实物有多重,秤砣就落在秤杆上相应的秤星位置。每个生产队都有一把大秤和一把小秤。生产队开始有执秤员,粮食等物资进出都由他称秤登记。

刚开始收获的麦子和稻子,用于送公粮。公粮是生产队向国家缴纳的作为农业税的粮食,缴公粮的地点在几公里外的公社粮管所,农人先要将场上的粮食过秤后装上船,再撑到粮管所出售。

过秤就是用大秤称。过秤后,假如一船上了一万斤的麦子,那么到粮管所出售后,麦子还必须是一万斤。过秤是防止送粮过程中粮食有损失。

那时装运粮食,靠人工扛笆斗。笆斗重8斤,每一笆斗需装整整100斤麦子,过一次秤就是108斤,一万斤麦子要称一百次。笆斗重,称的次数多,大秤的头号提绳就系在三根毛竹做的秤架上。笆斗装满了麦子,吊在秤钩上,秤头立即向上翘,执秤员随即把秤砣线移到108斤的秤星位置。秤头再上翘,一旁的人就用簸箕取出一点麦子;秤头下垂了,就往笆斗里添点麦子。当长长的秤杆水平时,两个人取下笆斗,由一人扛到船上。

但过秤送粮,执秤员似乎很大度,秤头每次都翘得高高的,送粮的人眉开眼笑。一笆斗麦子吊在秤架上,秤头向上翘一点能增加好几斤,向下垂一点也可减少好几斤。每次秤头往

上翘,意味着所称麦子的总数多出不少。这多出的部分,一来防止麦子水分高,到粮管所要重晒,贴补损耗;二来也是让送粮的人打牙祭,用多下来的麦子在集镇饭馆里换一顿饱餐。

公粮完成了,再收获的麦子或稻子仍要过秤,送进仓库,作为种子和口粮。

分口粮时,每家每户都有人到,各家的笆斗挤满了仓库。称口粮,除了用秤架外,还要另竖一根草叉柄,柄上扎一根稻草作记号。每称一笆斗稻,秤杆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,必须呈水平状态,也就是秤头与稻草齐平,俗称“平秤”。口粮是命根子,众目注视下,秤头既不能高,也不能低,平秤是最公平的。

生产队副业地每收获一次,大秤就扛到了田里。胡萝卜、山芋、南瓜和大白菜等,是口粮不够吃时的接济之物,每次按人口和工分配,多的人家分得一百多斤,少的人家分几十斤。分这类蔬菜,是两个人用杠子抬着大秤称。因为分的数量不等,杠子一会儿要套在头号提绳上,一会儿又换到二号提绳上。

生产队每年饲养十多头肉猪,出售后作为集体收入。但过年前,也要杀一头猪分给农户。猪子是集体的,不能随便杀,需得到大队干部批准。宰杀后,猪体一分为二,先用大秤吊起来称,然后用总斤数除以全队总人口,再切块用小秤分配。“刘大年5口子,每人半斤,分肉二斤半!”小队会计一报数,杀猪的手起刀落,一块猪肉被切开。执秤员用秤钩钩住肉块,向上一拎,秤砣线一移,秤头还是有点翘。执秤员叫杀猪的再切去一点点,秤杆平了。刘大年斜了执秤员一眼,有些不高地拎走了肉,嘴里还嘀咕:“尿泡虽大无斤两,秤砣虽小压千斤。”

“干河了!”乡村孩子兴奋地奔跑叫嚷着。干河,就是将村西的老大河河水抽干后捕鱼。

每年腊月底,生产队要干一次河,分一次鱼。鱼是散养的,都是鲢鱼和鲫鱼等个体不大的杂鱼,每人最多也只能分得一斤,但有这样的年货也不错了。“小秤杆一翘,一家子都笑。”农人是最知足的。

时光流入20世纪80年代,执秤员被淘汰,杆秤却多起来,乡间更加活跃。

分田到户,农人缴完公粮,其余粮食就放在家里,啥时候要用就啥时候卖粮。王龙山有经营头脑,用一条船和一杆大秤做粮食生意。他夏季收麦子,转卖给外地“粮老板”,从中赚差价;秋季收稻子,或转手卖出,或轧成大米赚钱。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粮食让他收。一次,我二叔感到不对劲,他预先将三个笆斗里的稻子称了一下,当王龙山来称稻时,每只笆斗竟都少了七斤!愤怒的二叔一把夺过王龙山手里的大秤,用脚一蹬,大秤一折两断:“你这个畜生,竟用‘黑心秤’,你的良心被狗吃了!”王龙山无地自容,跪在地上求二叔别吱声,从此远走他乡,再也未回到村里。

原来,王龙山的大秤是找人特制的。他收别人的稻,先把秤头压低,秤管里的水银流往秤头,称的稻子就比标准斤两多;自己的稻卖给别人,则稍微抬高秤头,水银流在秤根,所称稻子就比标准斤两少,损人利己。

村里豆腐坊是孙二婶开的,村里人常拿大豆跟她家换豆腐和百叶,一斤大豆换七两百叶或五块豆腐。无论称大豆还是称百叶,都用孙二婶家的小杆秤。这把小秤很准,外地人来村里卖鱼、卖肉和其他蔬菜,谁不放心,就拎着买来的东西到孙二婶家里称秤。孙二婶的豆腐、百叶不愁卖,除了口感好,当然还有人们对那把小秤的放心。孙二婶常说:“人心就是秤。秤坏了,就不能做生意了。”